

心窗
片羽

生意经

◎朱朱

高妹放假回国第二天就开始疯狂地点外卖,从前喜欢吃老上海炒蛋牛排再加蒜香面包片之类的早午餐,现在看到西式就皱眉头。在把豆浆油条大烧饼和烧卖油糕油墩子吃尽兴之后,又把黑米粥小米粥绿豆粥银耳莲子汤尝了个遍。在感慨物价感人的同时,更惊叹外卖员的速度。而后便是跟同学约了去吃不同的馆子,但凡是漂洋过海的都会吐槽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。

之前想去澳洲好好体验当地美味,可一直没发现有啥好吃的,大龙虾和大生蚝又不能顿顿当饭吃。即便是随随便便在中国城里点个套餐,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就忽然变了味道,价钱贵得让人心疼。套餐就一盘菜和饮料,问他要主食,才知道一碗米饭就要五刀,这个价任何中国人都会心惊得恨不得骂人。想打牙祭吃吃熟悉的上海菜,一盘蚝油生菜又让人看掉了下巴,后厨居然把浓厚的蚝油调料直接倒在烫熟的蔬菜上,糖醋排骨勾芡太厚,尝一口就知道不是现做的。最令人满意的是甜甜圈,甜度刚刚好,油得让人满足,另外加了一点点海盐。但好像也不正宗,形状有点像西班牙油条。

假期,高妹在饭桌上一边津津有味地吃本地大米、喝玉米排骨汤的时候,都会把能想起来的澳洲吃食一一点评,百分之八十都是难吃加死贵。听得高员外跃跃欲试,哎呀!咱去澳洲开个店吧,就直接把中国的麻辣小龙虾搬过去,把整个唐人街的生意都比下去。只可惜那儿没有小龙虾,澳龙壳太硬,而且据高妹说,澳洲人喜欢养生,晚上八点钟路上就没人了,一部分店铺下午三点就打烩,这么早干啥去呢?中国人习惯居安思危,但凡心切,都为之计深远,所以耐得住自卷和被卷。听在澳洲的华人介绍,当地人一有空就会去海边晒太阳,只要有今天买醉的钱就会关门下班。

其实西式真没啥花样可翻,而且味道就是那几样,远不如中餐博大精深。那就自己做吧,但澳洲超市的米跟软糯的中国大米有天壤之别,华人超市又如香港电影般繁复陈旧,而且还贵。公寓的电磁炉火力微弱,于是高妹试过用微波炉煮蛋下馄饨,用空气炸锅烤五花肉烤串儿,每天就图个囫囵饱。高员外听得心疼,同时觉得这也是商机,立马脑补了在公寓门口兜售中国大米做的咸蛋黄海苔饭团儿的场景,肯定受中国学生的欢迎,哪怕烤红薯也会卖疯掉。还有一手炒菜的好手艺,淮扬菜、上海菜、粤菜、川菜都能做出家常的口味。而远在异乡的人,最喜欢这种家常。

刚说出了前半句,高妹就冲他翻了个白眼,你就知道做生意。



湿地胜景

◎王尚

一张巨型宣纸的诞生

◎华明玥

比3层楼还高,比一间房还宽的宣纸,其诞生的过程注定是极其震撼的。

夏天,在安徽泾县丁桥的一家宣纸厂中,我就目睹了宣纸“巨无霸”的诞生。纯手工制作宣纸,其制作流程可细化到上百个步骤,写下来是一本厚书,但大的步骤只分为六步:采料、煮料、晒料、打浆、抄纸、焙干。

前四步在进入捞纸车间的时候已经做好了。接着,捞纸工人腰系一张防水塑料布,28个人共捞一张纸。在掌帘师傅的指挥下,大家开始一面动作,一面齐声唱诵:“一帘水要靠身,二帘水要破心,倒水要有浪。”转瞬之间,纸帘已来回起落两

次,所有人的动作整齐划一:送、沉、起、推、漾,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,但这张巨型宣纸的厚与薄、纹理的均匀度,就全在这一“捞”上了……紧接着,众人步调一致地将纸帘提起,向右90度转弯,丁字步向前,左手向下扶抓额竹,使纸帘似一块板,等沾有纸浆的纸帘平整放到垫纸板上后,再用右手紧抓额竹向前上方吸起纸帘,一张湿纸页到此完成。不仅工人们松了一口气,连我们这些观看者,一颗心也才放回肚子里。

等好几张湿纸页都成功捞取后,还要轻柔压榨出其中的水分,才能进入晒纸车间。盛夏,晒纸车间热浪扑

面,三分钟内,人都被烘烤得满脸绯红。晒纸车间的中间是石灰排,像黑板一样的排面打磨得细腻光洁,排里烧着煤。捞出的湿纸由晒纸师傅一张张小心地揭下来,用天然松针刷把纸刷上排面,轻柔烘干。纸太大了,师傅们不得不五人一组,站在带滚轮的人字梯上工作。为了受力均匀,他们上纸、刷纸、揭纸的动作要完全一致。一张薄如蝉翼的巨大宣纸终于无惊无险地从晒纸排面上揭下来了,和顺而没有生脆感,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在泾县,以“有两把刷子”来形容一个人颇有能耐,这样的赞许便源于晒纸。

走马
天下

梦灭

◎路志彦

老人获悉自己手术失败,将不久于人世时,面色酡红,病床像行驶在他喧哗声中的船。让他想起当年任工宣队队长,站在数百人的礼堂里,挥舞着双臂激情宣讲的模样。

关于他的经历,他反复提及,面对医生、护士、护工及所有驻足于他视线里的人们。他们知道,他当过教师、校长,当过兵、提过干,当过厂长,参加过核试验。

提到核试验,他的脸上满是自豪,但霞光背后,总有阴霾。自从他获悉当年战友陆续患癌离世后,他就预感到死神正在逼近自己。

那埋藏在光芒万丈背后的阴霾是由其儿子发现的。他儿子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,但善于捕捉细节、敢于想象。

医生找到他儿子,痛诉老人的各种亢奋。儿子知道,院方希望老人表现出一个绝症病人或者将死之人该有的仪态,面色蜡黄、神情忧郁、垂头丧气、听天由命。

人是从哪里来的?那个下午,儿子突然发问。像在炙热的铁块上淋上一盆冰水。老人的头顶上突然升起一团蒸汽,虚弱的汗渍从他的皮肤里渗出。

当然是从母体里诞生的。老人犹豫了片刻作答。

人又将到哪里去?儿子继续追问。儿子知道老人午夜用右手中指在白色的被子里画的什么符号。一个又一个潦草的“死”字,像湖面上

泛起的一圈又一圈水涡。

老人一时语塞。窗外的灿烂突然变得阴沉,气氛有些诡异,停留在水杉树头的麻雀纷纷逃离。

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儿子嘴角叼着一根香烟,视线越过那朵白云,越过无数重蓝色。

老人用莫名的眼神看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。

死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未知。儿子用轻蔑的口吻说道。

老人仿佛看到正训斥不积极参加改造的初恋情人时的自己。

改造的目的,就是要改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的不良习气。年轻时的自己推开泪如雨下的情人。别再给我写信,我也不想吻你满是铜臭的嘴。

老人莫名地感到一丝悔意。他知道她一直活在他的阴影里。

人与众生并无区别。儿子继续神叨着。一样会毁灭,人和那些尘埃并无区别。

宇宙何其大,但也不可能永恒,它也有生老病死。

宇宙也会患绝症吗?老人垂下头,有些疑虑地问道。

当然,黑洞,黑洞,你懂的,黑洞就是癌细胞。

你现在身上满是黑洞。儿子叹了口气,目光回到现实中,神情切换成该有的孝道。

不说这些了,说了你也不懂。

那你怎么说从哪里来回哪里

去?老人的声音不再亢奋,情绪开始凝固,心情表现出绝症病人该有的灰暗和沉重。

出生之前,你是谁?

我是谁?我是那个受精卵吗?我什么都不是。出生之前我是无?

出生之前,你还是你,一个失忆者而已。失忆并不代表无。

死亡之后,你又是谁?

不懂。老人摇了摇头。

当然还是你,那个出生以前的自己。死亡就是回家,你继续睡觉,等着下一个关于你的梦的诞生。

那时我将是什么样子?

不懂,六道轮回,神仙、恶鬼,身处天堂、地狱。谁懂呢。儿子犹豫片刻接着说道,老爸,记住每一个轮回就是一个梦,美梦噩梦均是梦,梦灭本无恐慌,也应无痛苦。

如果有轮回的话,我还是希望做个美梦。

万物由心造,所谓好心有好报,指的是与下一个梦的构造相关,与当世福报无关。

我们还会见面吗?老人有点惊喜地问道。

当然,梦到即见到。儿子点了点头。

大概一个月后,老人在临近晌午时过世,脸色蜡黄,表情平静,如同睡去一样。

他应该躺在梦开始的地方。儿子点燃一根烟想到。祝你好梦。

儿子没有垂泪,如他所言,梦灭不应恐惧,也不应悲伤。

玉兰
一瓣